

日本二周研究经典选辑

〔日〕竹内好著 靳丛林编译

从「绝望」开始



从“绝望”开始



〔日〕竹内好著 靳丛林编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绝望”开始 / (日)竹内好著；靳丛林编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3
(日本二周研究经典选辑)
ISBN 978-7-108-04328-3

I . ①从… II . ①竹… ②靳… III . ①鲁迅研究－文集
IV .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0803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3年3月北京第1版

201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4.25

字 数 350千字

印 数 0,001—6,000册

定 价 38.00元

目 录

竹内好生平照片

鲁迅入门

致读者	3
一、传记	6
1. 自传和自传性作品	6
2. 家族及生平	10
3. 从实用科学到文学	15
4. 结婚	21
5. 政治与文学	23
6. 走向“绝望”并从“绝望”开始	30
7. 新事物与旧事物	38
8. 事件	50
二、历史环境	64
1. 文学革命的源流	64
2. 文学革命	74

3. 文学革命以后	81
三、作品的展开	92
1. 作品与作品之外	92
2. 《呐喊》与《彷徨》	98
3. 《阿 Q 正传》	117
4. 《野草》	125
5. 《朝花夕拾》	131
6. 《故事新编》	136
7. 《两地书》及其他	146
四、关于鲁迅精神	151
参考文献	155
后记	157

鲁迅杂记 I (1946—1956)

关于鲁迅之死	161
《藤野先生》	174
《鲁迅评论集》后记	177
鲁迅与许广平	184
鲁迅的言与行	193
关于《狂人日记》	196
鲁迅传	205
《阿 Q 正传》的世界性	211
鲁迅与二叶亭	218
娜拉与中国	221
唯有追求真实	230

孤独的游历者	234
高尔基与鲁迅	236
围绕着对鲁迅的评价	238
鲁迅的祭日	245
田中清一郎·中泽信三共译《阿Q正传》	248
《鲁迅选集》的特色	249

鲁迅杂记Ⅱ（1956—1973）

历史中的鲁迅	255
风花雪月	280
鲁迅的读者	284
鲁迅的问题性	292
鲁迅的思想与文学	295
关于鲁迅文学的鉴赏态度	300
为鲁迅先生代言	309
不能忘记的话	311
《世界文学大系·鲁迅》解说	313
关于“惜别”纪念碑的感慨	325

鲁迅杂记Ⅲ（1973—1977）

鲁迅与日本	331
西施与小町	339
鲁迅的论争态度	341
日本的鲁迅翻译	348

关于金钱的感觉	376
阅读鲁迅	380
为什么“从‘绝望’开始”？	孙 歌 392
编译者后记	428

魯迅入门

致读者

我最近译了一部鲁迅作品集，想不到销路很好，出版社也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让我感到吃惊的是，读者大部分都是 20 岁左右的青年。当然无论什么样的书，热心的读者总是年轻人，而且对作品反应最快的也多是青年人。追求新鲜事物是年轻人的特权。鲁迅的读者都是青年这一点也并不奇怪。不过令我吃惊的不只是读者的年龄年轻，还有他们以实实在在的明确的态度来探索鲁迅的精神。他们并不是从朦胧的好奇心出发，而是以对生的难以抑制的渴求，以一种无可替代性来探索鲁迅。

起初只有中国的青年谈论鲁迅，现在日本的年轻人也开始接受鲁迅。我们未曾经历过的世界，在新一代之中开始萌芽、生长。我无法抑制自身的感动。我自己就是那些迷恋鲁迅的读者中的一员。在我生命中的某个时期，由偶然接触鲁迅到渐渐痴迷，直到现在不能放弃。也许这一生当中，鲁迅的影子都将伴随于我。如果不思考鲁迅，我将无法生存；而越是思索，鲁迅在我心中扎根越深。

与鲁迅的邂逅对我来说不是幸福的事情，邂逅本身不幸福，

结果也不幸福。如果那时我不是在不幸之中，我也许不会与鲁迅相遇。我的不幸让我发现了鲁迅。虽然通过认识鲁迅而变得不幸福，我却开始“感知”到自己的不幸，这比之幸福来说，其实是对我的一种“抚慰”。

我也曾想过，如果没有邂逅鲁迅，我应该是幸福的吧，但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那些想阅读鲁迅的青年诸君是以怎样的心情来研读的呢？他们也和我一样是不幸的么？或许他们是新一代，和我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吧？不论怎样，我总觉得他们是不幸的。而且我也总是觉得，比起幸福之事来，还是将感知的宽慰看成生存的价值才更有意义。

即便不是不幸的，如果接触鲁迅，你不想变也会变得不幸。为什么呢？因为鲁迅叫我们正视自己的腐肉，而且不允许我们有一点点逃避。鲁迅那冷峻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我们，他执拗地阻碍着我们只追求自己的幸福。所以，内心满足的人，或想出人头地的人最好不要读鲁迅。只有那些想和周围的人一起幸福并且为此而感知自己不幸的人，才可以以鲁迅为友，来研读鲁迅。世界在病态之中，我们自身不可能健康，当整个日本都在痛苦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就不可能是幸福的。

鲁迅是新中国的精神支柱，不过，鲁迅之所以成为精神支柱，是因为中国在病痛之中。并且鲁迅一直不断地思索着一条使中国民众正视自己的不幸、与周围的人一起走向幸福的道路。今天我们之所以来研读鲁迅，是为了拂去那些幸福的幻想，思考我们自身的不幸，从而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

我以为《鲁迅入门》不外乎是让每个人都把鲁迅走过的道路，自己再重走一遍。没有老师也没有先辈，不会有谁来牵我们的手，路必须自己走。这如鲁迅所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

了，也就成了路。除了把鲁迅的体验来当作自己的体验之外，不能用已有的知识来领会鲁迅。也许前人的失败会让后来者选择别的道路，这一点是有益的。我把自己的失败记录公开出来，也无非是不想让读者走冤枉路，而是想让他们超过我们，这是新一代年轻人的任务，我相信这个时代必将来临。

1953年6月 竹内好

一、传记

1. 自传和自传性作品

鲁迅有一篇自传，很短，只有 900 字左右，附在 1925 年《阿 Q 正传》的俄文译本序文^[1]中（译者瓦希里耶夫），1930 年略加修改。这是应邀向外国读者介绍简历而写的，无须赘述。这个自传大体上是依照 1922 年所写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自序，主要以事实为主，对事实的取舍虽然有少许的出入，但注重精神上自我剖析的内容却没有变化。《呐喊》自序略有点长，其中一部分掺杂着小说性的描写，整体上看还是很原始的材料，可看出作品的意图。也许当时他把多年所写的小说集编辑成一册之后，有某种不安定的成分在里面。小说虽然已经写成，但由此产生的苦闷却没有得到发泄，只能说是徒有虚名。自己应该往哪里去？这一

[1] 参见《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鲁迅全集》第 7 卷《集外集》81—8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以下凡鲁迅原文均出自此版本。——译者注

思考驱使他回顾自身存在的根本立场。他如果是作家，那就应该是他的创作动机。于是，后面他不再用小说的笔法，不再拘泥于小说似的构造模式，而以一种既非小说也非评论和回忆的综合形式作为小说集的序，一吐为快。虽说是难以抑制的内心深处喷涌而出的冲动，可这冲动是多么的强烈！以此为界，他的创作活动开始向小说、诗歌、散文、杂文等多元化发展。

《呐喊·自序》的主题是他对促生他现实性烦恼的苦闷阴影（伴随他一生）的反抗，是他摆脱阴影的努力，与后来向小说《孤独者》和散文诗集《野草》的展开相同。由此，他实现了对自己过去的探索。因为他看到的过去是黑暗。他有一种忧郁的思想，自己称之为寂寞（与后来命名的“绝望”相同）。寂寞本身是现实存在，但这种寂寞是什么时候、缘何而来他却未曾自察，所以他感到焦躁。由于这种焦躁，即使把《呐喊·自序》作为作品来审视，也是他难懂作品中的最难解之作。对于相同的问题，他在后来的《自选集·自序》和《我为什么做起小说来》这两篇文章中，借用作品解说的方法，开始一点点解读。如果不以此为参考，那么这些文章就无法理解；如果只把他所选择的事实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简单排列的话，将不成为传记。一般来说，所有的作品都是自传，所有的自传都是作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文学家的传记，不可能成为他精神历史以外的东西。他行动着，这个行动作为精神的产物，或者说这个行动产生了精神。所以必须从精神的层面来加以关注，亦即如果不是可置换为精神的行动（也可以称为可置换为行动的精神），就不会成为传记的秩序。所谓传记，是被选择的历史，而选择需要假设的立场，无论是思想的立场还是行动的立场，立场终归是立场。之所以说传记书写需要表明一种态度，也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从精神史的角度研究鲁迅的只有李长之的《鲁

迅批判》一书。虽然他的方法有些问题，但是正因为有问题，它才成为唯一的传记性的研究)^[2]。

鲁迅曾在他文学的自觉之形成时期（这种自觉虽然有所加深，但并未变形），用“寂寞”或“绝望”的语言来表明自己的过去，这对传记研究者来说，是应该把握住的一个线索（对我来说是唯一的线索）。

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以如下一段话作为开头：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想要忘记过去而不能忘却的痛苦心理，并不是他的矫情。他并不是披着厌世的外衣，他对人类的进步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被强化、充实，并持续一生。因为这种信念是存在本身，无须

[2] 李长之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文艺评论家，他还写了老舍、茅盾、王国维等作家的评论。其主要著作《鲁迅批判》于193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作为在鲁迅生前所著的关于鲁迅的评论文章，它与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所写的《序言》一起都是上乘之作。关于鲁迅的传记，最近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他们是王士菁、许寿裳、李何林、冯雪峰等。传记中记录了鲁迅留学时期的事情，晚年的行动，尤其论述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映照出传记中不明确的地方。鲁迅日记的公开也为传记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我的研究不曾使用这些新材料，当然会有遗漏或者错误的解释。不过，由于我重新着手传记研究还有一段时间，所以请允许我暂且保持这种形式。在这本书里，我把鲁迅精神的原初形态作为问题，以这种精神是怎样形成的作为传记篇的题目。因此新材料对于直接改变我的想法起不到什么作用。在日本，随着鲁迅研究的进展，并且伴随着我的研究也得以进展的时候，我或者我以外的人也会写传记吧？我想在那之前，我的这种看重李长之方法的研究态度也会得到应允吧。

加以表现，所能表现的只是一种精神抗争之后的失败感（他一次也没有成为胜利者）。他看到了孙文革命的失败，也由孙文看到了自身。由于信念的不断加强，失败感也便越来越强烈，没有哪一个文学家像他一样对现实感到绝望，可也没有人像他那样一直坚定着自己的信念（直系亲属的印象记中，无一例外对此表示承认）。他绝不是面对将来描写希望，他总是着眼过去（或者是包括过去的现在），看到其中的黑暗，这大概源于他的现实主义精神或是时代潮流吧，要么也与他开始文学创作的年龄（38岁）^[3]有关。他开始文学生涯以来，总是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偏离自己最初设定的方向和范围，可看出他的行为方式几乎是遵从着先前的定式。从一开始就背负着过去的沉重包袱出发，所以他发出了想要忘记过去的叹息。

李长之也认同鲁迅身上的一种强烈信念，这个信念也被他视为“人得要生存”这种朴素的自然主义的哲学信念，并且认为：鲁迅之所以形成这种信念，是因为学习期间深受进化论的影响。这一观点值得商榷。鲁迅的确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不过这是否可以说是他思想的本源，我感到怀疑。他更有一种斯多噶派^[4]的东西，进化论是有一定的影响，不过那是尼采式的影响。也许墨子的苦行主义给他的影响更大。

无论怎么说，他有所谓的“寂寞”，为了摆脱“寂寞”他才“呐喊”，这便是他文学的出发点。为了解释这一“寂寞”，他在《呐喊·自序》几年后，又重新写了自传式回忆录《朝花夕拾》。那是从童年时代到辛亥革命期间，按照时间的顺序，各自独立的

[3] 以下的年龄都是虚岁。

[4] 一译画廊派或斯多亚派，约公元前四世纪产生于古希腊，中经传播演变存在到公元二世纪的一个哲学派别。不以苦乐为意者。——译者注

十篇小说式的回忆录。每篇都有各自的主题，不是相关联的自传，也许把它们看成小说更为妥当，但却相当忠实于事实。将它和《呐喊·自序》相比较，少了那种紧迫的现时感，而代之以一种有距离的从容。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说他远离了《呐喊·自序》中所叩问的“寂寞”的主题。可是从《呐喊·自序》到“自传”到《朝花夕拾》，他的自我精神分析的态度却始终没有改变，而且在《朝花夕拾》中继续展开。如果从自传角度考虑，《朝花夕拾》是未完成的作品，他是否有继续写下去的打算我们不得而知，只是由此他曾一度停止了小说创作。

为了追问他他的寂寞，循着《呐喊·自序》到《朝花夕拾》这一线索深入，并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我想从《呐喊·自序》到《孤独者》（或者到《野草》）这一线索出发，并在这条线上再配以《朝花夕拾》的素材大概更为妥当。非如此，那就只剩下抒情，大有迷失自我的危险，那么对他的传记结构上的再次分析也就不会成功。

2. 家族及生平

以现有的资料，再加上一些说明，鲁迅的生平如下：

他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城内。姓周，乳名樟寿，后改名树人，字豫才（起初叫豫山，因其发音与雨伞相似，祖父给改为豫才）。鲁迅这个笔名起用于《狂人日记》，之后通用，此前曾用过“令飞”、“迅行”（这个“迅”是兼用鲁顿之意，而冠以其母姓鲁，称为鲁迅。本来周和鲁在古代就是同系），并且与“鲁迅”笔名使用的同时也曾用过“唐俟”、“巴人”。周作人解释说：他之所以用这么多的笔名是不求名利（在初期的许多著作中，即使鲁迅是主要作者的时候，也冠以共著者周作人的名字），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充分，我总觉得这与他的自我表现欲没有得到